卷五十贈賀序
卷五十一送行序
卷五十二壽序
卷五十三節壽序
卷五十四學宮記
卷五十五書院記
卷五十六應制記
卷五十七德政記
卷五十八圖像記
卷五十九寺廟記
卷六十山水記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之六十四書齋記

明文在卷五十

序

賀崌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釴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㝡序　羅玘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爊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丘濬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觧縉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明文在卷五十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蔣陳錫 訂

序

賀崌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填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巨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櫏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箄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

訊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叔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
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又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
服而悍卒猶人人自挈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
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宸
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来犯公勵樓
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俻邊大司
馬列上功獨寂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寂錄一子如例
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
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
衆諗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
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為此
曹子幾陷若等於桎梏耳猶為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

能荅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
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瑮
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
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遣至大悅超拜涖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
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
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
恬然而枕晨曜然而筆之篇以為張司馬平浙二亂志高之笥而
失之汲知為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
運牧守而下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
遇合為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
為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
大恢廓推腹不絜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為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

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為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為用殺不為殘含不為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容如不佞志暴而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曆之孱絳州行營剸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趣郭汾陽於閒癥授之符印立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傑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騙究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為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愚其他為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疑騭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爺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為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宅橫海之戡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夐越大曆鉅萬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庸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為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為享萬年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郵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為

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鈇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朱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即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為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顧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單騎一見幾不可為顧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邊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顧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癈墮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為御史按吾淛也值寧藩之亂璫鎮險為應援淛民恟恟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幹不動聲色而兩淛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亦如在吾淛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淛其勢為孰強隣之寇視大憝之在蕭墻其患為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

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為孰重施為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勲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後耶公無以應遂命予次第其言書之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脩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脩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汩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

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送紀侖事也陝序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為準歸察缺負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来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閱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鞅者為之則戾矣又從而

王度

行灞滻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為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孳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為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為用人百執事所為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愎鷙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燫

初史大夫之為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員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鸞反未有端楊君跡列其狀鸞逾之未有以中也鸞誅楊君斥復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跡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為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即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逭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為尚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為南京大理寺丞嗟夫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頗知有今日預徼其福哉誠中心惻怛欲為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夫法者大臣守也即傳記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犢觸觔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足以取信天下能為此而不能為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為有力者撓也耶夫舊驒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予觀君風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予蓬蓽而居窮有尚友之志海内之士名可聞而實豈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顧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睽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予幸以茹汲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既獲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止来則陳子已气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予茲来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予方湏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予胡毋咸頃予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為子賀張子曰何謂也子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若一出遂獵美官名義不立雖縈金曳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黜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亦賀歟張子曰不然君子遭陞遐令無譽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汙隆相乘臧否相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疐尾曳輿掣牛委身致命以立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之譽將誰處其不疐以善歸己禍將誰歸予聞而歎曰若長者之言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忘君為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豈書矣請書以為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丘濬

世之仕者往往重内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唯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

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暎從容步進不帩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遣者及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媕阿隨人後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盖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候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為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觧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喧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盖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鬬爭而易於刼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

暄不時而不知節遣也故病者多柱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猺獞苗獠鴉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猺獞苗猺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豈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豈以服其土人哉於中州以為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猺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為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予嘗竊以為丈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其可矣何樂為將相也夫為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為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

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豈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為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楷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為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為易為而不知師儒之難為也不知其難為而為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蔵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来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授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為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往来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為言之非以後君之官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為何如耳

明文在卷五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濂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寶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顧 希詰 訂

序

宋 濂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不為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掾諸暨比嵊為尤迩將騎驢之鈴下而謁焉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

大夫螻蟻生惟流子里為樂土聚妻子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
在嶕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凌虐流
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
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
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觧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
者趨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从行何
所不至何日能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
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
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濂来南京寓於謨龍河上方求時
掌談笑耶慨然久之會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
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
歲則已皓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

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傔丈夫来見者問其姓名丞曰我許時用也
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丞延入坐俯陳五欲見而弗能之
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夕相往来一旦忽悽
然墜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
知委幣而迫之来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
上得遂歸田為不翅足矣他日又来言曰聖天子寛仁今用丞相
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濵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
婺與越其壤相接迹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
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
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
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脩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惝然而別既別
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為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

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乎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薪山之蕨食鑑湖之水曰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露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曰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為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僦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僦粮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

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爲吾將儲搪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粗孫通之責哉方粗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宜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粗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龍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粗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扳劒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粗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粗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粗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

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做先王
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宲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
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代
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東南游西北遭時
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
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
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
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紹孫通之學
不足以為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攄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
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
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
以為贈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
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
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
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
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
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
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
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
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
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
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

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謀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犁耘之勞矣有同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畏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誤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愛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牽際遇之盛而驅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顧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浔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為寡多烏可狥一夫之私顧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

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汲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余書其說為之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殫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

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未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非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　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稼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来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

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誦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梗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鼎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冀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峋嵲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

来之桓碑奚器古文蒙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壁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之心誠好之力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内者邇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弗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為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黄道於其里曰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趨如内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滕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頓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溯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臥遯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堆絶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鬥之場吾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畜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吴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為勝稱之不衰頃雖西之關陝東涉巖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之跡半天下而

遺中原辟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皐論世者遺虞夏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倫傾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慊哉曰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天啓丁卯仝遂球舉於東粵者共八十人榜甫揭聞其名則里市

黎遂球

之凡皤者黔者卬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焉及往宴於中書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為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侈為盛事蓋皆十郡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為先有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巳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巳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尚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即為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為牧者則有黃子寺臣於入覲時獨不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仝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為令甫下車即榜於衢有強沒人為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旁邑効尤率携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書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閽天子為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

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為劉子映薇劉子為太倉守遂球
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
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目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
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為劉子使無媿於
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嵫山繞一月
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為京朝官者
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嵫山
之民者為顯軍所擊斃一皁衣邑之民皆来與軍鬨事聞之朝鐫
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為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
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尚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俟命不可
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為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
来耶既而閶都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
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直者益媿恐甚如無
所容其身乃太恚跡劉子往所為事無所得轉而裴語中兩張子
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
人欲攻之而弥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
而踊者淚如雨聲如雷往来奔告擎捧香炬如煙如電有以石塞
城門者有群而輿劉子之尊人奉之梵刹中跪而語訴者有叩藩
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為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
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
以致之也乎縣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賢即縣彼之說亦愈見兩
張子之為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既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蔦
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
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

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覩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既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為同籍光寵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為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送吳司訓序　周用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禽事序　周用
送逃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明文在卷五十二

常熟　薛　熙　纂

太倉　王　攄　訂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為崐山嘉定壤地相接累上之民往来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崐山之民亦稱之余崐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盖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今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盖古

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為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用

吳君司訓吳江让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荅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遺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荅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癈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上涖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在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謫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鍾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為過而不敢辞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

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為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為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誥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畢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辦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寡矣籲之而不聞矣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湯焉而莫之省情焉而勿之耻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為我少須乎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亦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得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示諸生之常與往來者

楊士奇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渡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顓頊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祖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牧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

宜民之政聞者既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頌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守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盖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壯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偉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逃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聿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盖東平自

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應兩知州矣豈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盖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隳而民告病矣詠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隨於吏胥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詠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隨也不詠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隨於吏胥則實惠得以

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
眞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
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
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盖陟典也滁
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為名公卿
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脩邦之人至今以為談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邱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是遵為國家西
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
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
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為京畿大郡遠迩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
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
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

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詞滁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輙奉行或
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
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為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為少撓事兩上
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
道事蹲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為常公
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
高下民病以伸公寘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
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
不少怠盖公之政智不訹乎上強不懾乎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
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
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
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為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

美前古幸為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患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洽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為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為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普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亦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以縣令家績徵入臺中既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牘奪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為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人為給事中以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貳潁州尚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從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為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賴天子明聖元惡誅死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為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賢也豈其世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著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為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為名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為美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為昔侍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亦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紓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重其思何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為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顧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為說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

也君為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彊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隙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訶替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即棄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來歲值大祲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狥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趍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伏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二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

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戇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為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脩癈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詼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彈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癈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脩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倘佯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部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韋庵永樂中為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亦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弥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疾通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膊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撫其善政為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

至後為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来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余所目見者也及出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於檇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来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宇合填補寧無敝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逖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籍不亂其

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滋其事三二年間柱抑赴愬者聽理於司馬門經時歷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已者用則將忘已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告者依依有所賴尒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今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璉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来徵言余辱與君有僚宋之好故因璉之請而致忠告焉名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韋庵其別號云

半園學人倪霦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二終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前人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粲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黄淳耀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袁 慶元 輯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脩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今曹限職以来朝着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即有之亦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寔自今始將以為例也昔在憲宗御極

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漸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漸揚摻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頒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托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前人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糅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

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閭閈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尚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咈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執法秉政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下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沖漠而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後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養承祐為南京前府經歷承祥為順天府通判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予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茲將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

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粲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為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為文章經量三才鎔鑄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鸞雛鸑鷟翔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日者舉識為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狗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為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於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骫骳之習為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去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大試也粲常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為知言乃今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今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碩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

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為之表率以圭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為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淳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丘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final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搖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夷族而惠慈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闊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附說倜儻者收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

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為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丘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徹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為壽而亦曰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為我听然而醻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明文在卷五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壽序
頤南嚴先生壽序　歸有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前人
龔裕州壽序　前人
楊漸齋壽序　前人
周弦齋壽序　前人
戚思吶壽序　前人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前人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前人
周秋汀八十壽序　前人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明文在卷五十四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倪　廷桂　訂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龎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恒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為不可期有厚於富而薄於貴與壽有厚於貴而薄於富與壽有厚於壽而薄於富與貴有厚於富與貴而薄於壽有厚於富與壽而薄於貴有厚於貴與壽而薄於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

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乃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予之所未喻也若吾崐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耶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政府其餘横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為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崐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於一家又聚於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予未嘗通介紹於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歎以為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予之於親苟惟布褐薪水以為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予叙之予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為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為之記則予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前人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址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為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即吉者久之方竢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崐山在吳郡

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
令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徵稱特盛毛文簡公為大冢宰而頌文康公入内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
大司冦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
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閭歌
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遠諸老之盛時中間敭歷外服侍養
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為之後今之
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
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
後之興為之後者顧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
人尤為悕悕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
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切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

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
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
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回書之以為先生壽

龔裕州壽序

前人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
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鶩於富
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
役役然馳騁眩鶩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
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
封侯之奉銀朱黼繡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烏溫淳甘
膬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遐焉環湖而居魚鳥
上下田夫野老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嚻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

趣爲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温甫與先生世通姻好来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右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楊漸齋壽序 前人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

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坐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坐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於是既而切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頗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滕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歸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於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所偏重者不

覺其弊皆以為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漫衍卑謟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弦齋壽序

前人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戚思吶壽序

前人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

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荅灑掃弥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予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予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前人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沉湖沉湖之東為甫里予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遥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盖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舍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盖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

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即翁之所以為壽回道翁之美而請予為之序予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壯同遊有三四人盤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来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絶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顧回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前人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綰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

為君壽增吳君其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也於是謁子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以畊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盬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馭腊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穀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深忠壯公以来世不乏人子孫蘩衍散居海寧縣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之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淑

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前人

吾崐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盖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氊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枚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予因拾問荅之辭合而為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

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荅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閥閱之族累世菲弈必推唐氏為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為江左諸儒之冠我尌父博聞高行與古為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尌父中歲未有子先君以為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予弟實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尌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其初歸之日子弟參列時令乳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為恨予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予問安尌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受書遇時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為極歡後予與弟同講習臥起一閣尌父晏坐其下為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

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笑之聲睚眦之怒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予有薄田為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書名畫鼎彝鐏罍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為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曾子輿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栢生磵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為吾子孫者謹身節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瀹茗而談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

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頃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為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酧且以勗吾子孫使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即欺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摋乃坐逃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歸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龔方仁石巖張大參明初出而與敭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既昵甚兼有姻連屆其生日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為壽之詞見屬予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為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頃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為市名為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盖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為雖臺諫員缺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為才固堪之乎直姑為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恠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為婞直名言甚諄切而上弗為忤也假令前後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頃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詿誤使夫不屑為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為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盖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盖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年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即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耇老或十纔得一焉今

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人既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既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為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為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廉而不劌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君之為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輭即以為可喜或鷙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鬚髮朱顏尚如未衰之年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為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於醼酣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為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明文在卷五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丘恭人七十壽序　前人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氏壽宴序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張一桂 訂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篡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涉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誡庶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冊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爲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丘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闥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閫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慙置其語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

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
命之不惱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
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遣胤奔難三
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
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
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
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
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褎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
擘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負白
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
卿士列侯勳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
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闐里溢閈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罹變

蓋久太夫人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
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
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
先公而迨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懼懼而客顧以賀我為吾
嘉與若等增脩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餼牽醴帛之奉
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
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
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希韓
鞠跽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
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
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齊也公父文伯非
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替

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壽皆姻黨也不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桒采蕨抱衾弋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行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獨為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為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淩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皆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為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

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為吉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險教之意其心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癈之吾之為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為不遇也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之窮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為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紡誦每子共燈火熒熒微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為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俯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為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又幾年為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為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於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為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曰及其所以為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天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弥甚其得數弥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丘恭人七十壽序

前人

丘恭人某省叅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司王公濟美之妻丘公盖與司馬質庵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間嬪於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今水明州而来崐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於鄉盖故家大族歷世久遠如老樹之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来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以女予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於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辞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

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瘵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參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妍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吐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篤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子之所言應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黽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王氏壽宴序

前人

王氏之最長老毋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来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来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嵫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拚昔有王豫脩先生脩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嵫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

記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應天府重脩儒學記　王守仁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人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冉子祠堂記　茅坤
黃灾度祠記　孫繼皐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蔡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什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能不至於易其業碩人脩仰八十年間顧躬於興廢之際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象祠記　王守仁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記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脩而復濬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汲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緒以私財脩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脩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脩之逾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

常熟　薛　熙　纂
清豐　佚　溥　訂

財庀工視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事
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脩
泗水侯沂國公及顏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
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倫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
限別而為大門一以通出入揔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
竊惟天地之氣絪縕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
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
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
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
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捴相為興及周以
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
得位然脩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
之深且久而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
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
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
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
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
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
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注然因
生遡原報本及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
也為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
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
爾聿脩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
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慎哉若

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
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今公之從
子聞部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於来世謹記

應天府重脩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
焉再脩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張公
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
朽興頹大完其所未脩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闌若干楹於櫺星
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毀十年之廢一旦脩
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
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
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脩學之為功矣知自脩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
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脩學也道德以為之基
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
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垣墻六經以為戶牖四
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脩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
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
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哉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
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
咎士之恥也二公之脩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
自脩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
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

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學校為姦之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脩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人

六合之學散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癈曰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程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来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為我造士而諄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頃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者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者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遣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趍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脩大成殿脩兩廡神厨庫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解以宅三師前區三
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
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
外為宰牲所又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
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
相顧嗟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
事来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
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紲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
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
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
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
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

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
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為士秀於民
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
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
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遵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
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
士耶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　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
不變其地為東越與區騙多佳山縣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縶
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皇飛布縶金諸峯又騰翥
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秀

分割陽險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爭鬬之場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榛荊蔽途而狐兎或暮出衝人識者為之傷偟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墉平密鞏闌楯翼遮術

道直脩外為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嗇不侈無譽彝憲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

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捲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其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今招徠懷集民雠趍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酾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志今千年得吾郡侯菅而新之巡撫使之来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辟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

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閉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効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於厲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不得稱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之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歜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汲之人因墓以廟耶予間嘗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卜子夏之跡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甫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為季氏宰閔子騫亦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顏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絶無一言一行傳

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卅黨朋友之間故汲汲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勛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頹落薾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葵以祭何歟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脩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揆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曳然托行於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脩葺故廟屬予為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嫺於文辭者也又性頗迂疎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而獨顏之身入山學為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孫繼皐

黃灴度祠記

汝南故有黃灴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祭於祠下周覽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灴度與當世之賢豪止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寔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三邪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是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歎諸賢之少激矣灴度何不幸為蕃為武為膺為洎顧

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藩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玭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位其建竪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隃度之其辦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非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垂聲來襆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舉也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

相與笑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楣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来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来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楣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未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逃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顒皆以事在焉郡守李侯從智来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来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

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蔡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資来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楣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閩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已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已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畏無足惟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来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来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蒸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慶寧中上派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汲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為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圮癸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歎為能個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諡議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為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羙官而不顧屢觸群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辞汲汲皇皇為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傷惶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諄求以為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為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俛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罹罹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為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為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群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言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

下豈有不可為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為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来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絶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淩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絶域荒煙深箐猩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展轉煩瞀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

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堀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霾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然不啻風霾之歟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咈順拘肆之態磊礌出沒於胸中曰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齋夭壽而後可以言脩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以為風霾一以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猩鼯豺虎區而已矣誰為過之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予始為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殘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

癈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盖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盖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盖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

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儇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絕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蔵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丑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靡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裹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洎數年逃按陳君蕙詷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乏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遥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其姓其夫其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其鎮也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　時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浙江貢院記　前　人

明文在卷五十七

常熟 薛熙 纂

無錫 高菖生 訂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

其所未備而亦遣人来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毀矣而亦存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誦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脩緝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回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冝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誦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瑩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遂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

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趍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茆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

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脩
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骸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
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撫然有感乃捐己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
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
湯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
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予以其
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
之傳惟胡氏為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盖先生資稟絕異早聞
伊洛微言於游揚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為
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
至其平生著述皆有觀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盖春秋孔
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

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件辞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經大
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
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
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
講深見奬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
辞發明奥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覇
内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
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
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
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
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
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

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卓有成効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釪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公温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酆人之舉進士者自温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温甫承之温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温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温甫而起盖書院為有力焉温甫始為秋官郎予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温甫時時為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北於嵇嵋望之巖厲辟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絶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翻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温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

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
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豈其沉溺於茲山固有不能忘
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
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
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
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
倡其鄉人庶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
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
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
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
氣象斬然辟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
也以溫甫之語者記之

重脩浙江貢院記

王守仁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舉之
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
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
法興而忠信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蔽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弊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撿逃綽之
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
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治亦風氣習
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逆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挈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
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
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後之以刻

薄徭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脩貢院斯其有旨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當以臨逕於藩治之東址而苛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頗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飲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囚使陷於非僻而後推辱之其為抑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為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脩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囘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脩於句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臣後世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尤

明文在卷五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漢南壯軍記　王禕
御史府記　方孝孺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明文在卷五十八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張　壎　訂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盖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屹屹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攟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秘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賻六倍用以垂訓後

裔流昭今茲臣仰而歎曰恭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窔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袞鉞則列史之所以懸着鑑也剖判鴻蒙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彊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翟心殫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談天雅俗並陳誕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荐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於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揔之有裨聖脩克贊大猷皇上懋養沖和提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心哉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鞮鍪而汗介胄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

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
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
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
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
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
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
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
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者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
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
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揔凡軍士三千五百
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
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

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
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
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
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
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
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
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
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
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
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三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
之本意於是癈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
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

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佖而營列棊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
扁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
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
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
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
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
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
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
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
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
刑部分治庶獄令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為御
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
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
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
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
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
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
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
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
猒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

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杜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功名或為詭行憸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猷苟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汲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關津烽堠圖本之攷握要劇劇綜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黃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控制阨塞贊謨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逮我文皇徙鼎於北保鞏之任委於司馬內之慎姦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略外之奠方域肆中外統鷹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馮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載江海不波玉帛齊同奏甲韜武三乘晏然以弼我文命躋於日月繫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宏博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於國朝慶澤流於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為盛矣迺者逆濠作孽宋方繹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恃以無虞建牙樹纛坐而敵之於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之俘馘獻功以正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敢誣也職方氏之重輕端可知矣然自建

署以来未嘗紀前人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已卯之變續宗承乏寧士所躬睹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屬以記而悉書其名庶幾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有萬世之議在非續宗所敢與也是為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御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弟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濬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弟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艷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與於是朝之今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於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為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為身之榮以科目為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為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為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栝歟淳安自宋元来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鄒君廷瓚受命来尹是邑舍菜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歟於是命工鐫石自洪武開科以来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盡其左方以俟来者尹之意非以為榮而以為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来京屬予為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為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玷於科目為貴未進於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簡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脩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勗之以永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記
葉治中歷官記
西門記
海上平寇記

宋濂
宗臣
王慎中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宋濂

子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積積數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

常熟 薛 熙 纂

漢陽 羅 世珍 訂

明文在卷五十九

冠治易有聲常两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亟大登仕郎
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義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成通史
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
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號驎尉龍
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异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
即赴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
所懾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惮之事必先集于外艱而還
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辦章別不
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辦章如京師欲薦
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辞吏部以常調權侯徽州路歙縣丞階
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歙不建録事司
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即

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輒摇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
洪氏冢逃邏吏往檢柩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来所遺者
即捕来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来得釋逃邏吏恐其
訴究也復嗾盜入之侯匿来他所偽使人服来衣巾出與盜對盜
遥見之齊罵曰張来張来爾誤我矣侯乃出来問盜為誰盜對曰
不識也来曰免去嘉與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
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
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
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
柄高其佑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
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
辞侯恐或傳為例剥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歙

産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價錢斂粮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踊曰夏粮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憂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緩来之今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内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踊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中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頗吏曰爾何敢刻偽印耶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偽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首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内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鮮牛家耳侯曰鮮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署侯取視大鐵鍼一皂角革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鮮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薄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隣東嘉數有大將統軍来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虺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澗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

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侯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
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群胥囊
橐於家五盡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曰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為
奸復剡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
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
使者余公關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
命侯墾田龍泉名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粮多寡以定科縣
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粮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婺
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来撓政者侯挂之屋
壁不啓封信行遠迹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
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係侯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
還我葉侯自侯之来吾儕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

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咨嗟隕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
侯庭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辞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者皆太
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来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絶
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隣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摠其
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摠管府判官事聞階
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辞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
饒辟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
州州民素熟侯詣辞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
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来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
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悦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滥不行侯
權令富民賣米以救之復煮淖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
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為言於右丞菶菶公作茶課輸

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耕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肅衆倡亂
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
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摠管府事往安
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
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嚴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紿爾大
兵旦夕且至善為爾計莫若刼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為變
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促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
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甿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
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
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
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
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饔餼甚盛
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為陳禍福逆順鑒
鑒不少歇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
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
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
侯既歸寢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礱硿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
有衆踰數萬侯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
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造衆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
兵討礱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
敗擒渠寇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衆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
酋耳餘皆良民家曰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蘼粉耶乃下

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遯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
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摠管
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
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洎粮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
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摠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偽將
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
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
玉帛乞助於三恔群寇率兵七千来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
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
百餘人遂乘勝直擣周奥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
為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
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

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千皆壯
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鬨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
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
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邨吳
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
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署笏代民為刺
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刻茶以免榷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
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
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
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
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為職業不敢喑
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赴赤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容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即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名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從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肯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炎炎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闚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系幹戕凡城不屋其上而闉城則屋蓋其城故浙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屋上戕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潛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纛十人一人下堞

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邨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携弩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延臺被戎替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替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艘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趍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姊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替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置帥以弾制非常者費鉅而負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

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旌之色
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
當有以豐給而厚高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饗其口腹之所取欲
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開以為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踶而欲奮
然後可用若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
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
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
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
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
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
来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為儒者而好揣言
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玄鍾境内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
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前人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明文在卷六十

常熟薛熙纂
同里王翬訂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

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頎然有顧特然其下
癯骨奕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
從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
微滿而汝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
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炯準直鬚疎
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
組方履黑質白約繶純緁前微下而張拱拍露袂外有至誠一德
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鬚白者半目
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
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齊顴微紅左右列黑子七如壯斗狀五大二小
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
冠巾以紗御止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

如溫公拱手立舒而徐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
頷下少鬚神采燁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皙懷明
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鬚淺
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亰不可作矣濂寤
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
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
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前人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
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簾簾
半捲旁周蘭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

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搽翰冥然若遐思疑
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
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鵞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鵞間
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
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
旁有小梃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
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
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
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郄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
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
帶間藤觧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

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
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
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邛丘
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
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着膝安翹右
足左手靡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
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靡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
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潁川庾蘊
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
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
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
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

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
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
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
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
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
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
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靡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擎卷至觀右
搽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
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袖至腕上勢粗甚
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
撚鬚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
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廸司徒左西屬謝萬彭

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
拳背廸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
廸諲申右足左持觴頤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
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
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
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
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
槁槁有扶闌二童渡槁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
溪左右各一童搽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
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槁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
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
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

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為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蓰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為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漱而濤蕩而瀲灩漫衍而漣漪者為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渙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為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為江潭鳧雁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暎帶者為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園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為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崕陸絕而昂伏不齊者為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陂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業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劒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為岍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卧或深而澗淄或曲而溪縈危而槁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跧伏或林木欝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而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暎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

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楊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尚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為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伈伈昵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胸次之間焉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故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為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為之記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弥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

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辟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畊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蒙鍥燕然銘石蓺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蓺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林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頗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

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績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絶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絶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寶後可攷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渚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多也同二子稠穟叔簡叔豊二子字也士恭穟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絶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盖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緜乎其未艾也予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黄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湯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署足一人戴笠携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

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優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眙下視口哇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騈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帷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策杖去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縐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為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為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恠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為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明文在卷六十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記

庸丘雲巖寺重脩記　楊士奇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灝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六十一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錢　蜚熊　訂

記

虎丘雲巖寺重脩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也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欝泉石奇詭盖晉王珣及弟珉之別野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又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

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㝡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録闡教止庵其師也予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亦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予記其成予聞扁立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間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趍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觀李文饒溺情侈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棟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絶剌厲勁萬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剌厲勁萬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能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揔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址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

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搆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濵謂之觀音懺院弟子来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於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曄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闥庖湢圊溷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雘塗暨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於羣寺矣

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寺僧玄旨来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於羣山倏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望鵞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壯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於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煙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於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庸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壯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来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均逸勞也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栉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於成而弗此懷也故顧志其所自勒諸

石使来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　灝

雁門天下之險隘也址扼雲中東聯恒岳西接岢嵐而内拱全晉連峯疊嶂崇岡湧阜羅峙綿亘不可窮極而代郡繁埠附其趾應朔馬邑瑯其背厥陽有谷踊曰南口自谷口入逶迤而上可二十里至於山巔址下大麓又半舍許出廣武以達沙陀是為通道山之巔為關重門峭壁依險成之蓋天造地設而有待人為者也遠而望之旌旗斥堠掩映雲表儼若圖畫及登高遐睇則荒屯古戍依徼於黄沙白草之中孤雲斷雁滅没於遥天落照之外悲笳一發刁斗四鳴使人有不勝其悽斷者矣至若險飈驀作微霰乍零氣候頓殊三伏失暑而隆冬歲莫繁霜積雪沍寒裂凍之際行旅相持輪摧跡蹶躑躅踟傍徨進退維谷又使人有不勝其危懼者焉信乎其為天下之險隘也景泰之初關門有詔朝廷以朱公為右副都御史慎簡其地脩營辟除器械逾年士馬精強邊亦無事公於是興舉廢敗圖利永久且念雲中三邊宗藩是居重兵頓宿轉輸供億恣茲焉通而畏途者此不有休憩之所則何以安往来之心然而作之賓館則下弗寧居為之逆旅則上不屑就乃撤舊寺一區徙置關南隙地背倚巉崖面臨曳磴殿堂門廡森然以新像位香花莊嚴畢具豈徒彊場險扶亦以蕃釐上贊鐘晨鼓莫嚴谷應荅自是捧檄銜綸之使飛芻輓粟之夫餐風寢露顛沛而間關者率望焉如歸誠為要害之津梁矣朱公既去天順己卯歲山西都指揮于君率兵来守恒寓寺中因出其餘力補葺未備復恐朱公之善久而無聞乃徵予文記惟夫古之英豪有志於建明者非

必文致太平武戡禍亂然後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凡隨其所遇苟可利濟人物裨助治理抵其力而為之凡収効焉皆事功也故徒杠成而王澤顯更漏審而臣績聞典策所具不可誣已今茲寺也朱公創於前于君成於後皆心乎民物為之非無益之作也矧大雄氏之教根於慈愛關於方隅而務在利濟居茲寺者苟能體茲三者引之續之而脩廣大行俾困於是塗者有所嚮依若浮苦海而登慈航如疲險道而遊化城常皈安穩亡諸苦病則於治道非無補者而二三君子亦永有令聞哉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間者科目乏人以堪輿之說建高閣於東門故址為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吳公至實始成之請予為之記予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為祖為師取斗四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

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為列星也其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為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為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畊而穫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脩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天官堪輿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為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潔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掞天藻而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

瀆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瀆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天官堪輿家言則予不敢道之也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糅不經馴致禍灾荐起民墜塗炭迺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廟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盖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於

西隅袞繡坊址即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頹圮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損俸貲以為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璂龔鼎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盖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利豈淺淺哉予耋眊筆硯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盖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尚鑒茲哉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

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寂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為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予曰為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弥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辞於神夕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鞾敝又無舩時予繪神像盖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舩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舩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舩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予者計得縣蒙即日以兩戈舩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予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既書此因貽後

之代者尚與予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明文在卷六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二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承恩堂記　楊溥
觀風亭記　李夢陽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求古齋記　方孝孺
尚節亭記　劉基
君子亭記　王守仁
慈竹軒記　方孝孺
綦竹堂記　王世貞
雪竹軒記　歸有光

竹溪記　唐順之

明文在卷六十二

常熟　薛　熙　纂
嘉定　侯　開國　訂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為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

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
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皐夔為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
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
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
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
國莫或之用雖能脩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
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
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
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
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
温之未幾而寒之者継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
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益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

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
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
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
被海内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
之事謙謹忠恕不自矜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為之哉仁
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
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
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継
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
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
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
以窺器業之盛予既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頌為

天下道之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弥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奠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繆董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虚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有棫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辞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昇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榮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唯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萬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觀風亭記

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迴岌峭削瑣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
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君巡而歷汝
而遊於亭乃俛首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
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上洛定陝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君曰美哉是古今之概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
闕我朝沃野廣藪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君曰美哉是利用之思
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君曰爺斫窈如噫
如瞽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君不荅他日二君遇空同
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
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颸颸乎莫知所從颯
颯乎莫知所被淄淄乎莫知所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
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

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効而俗隨之矣俗淳澆成
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
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
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
風於是彰美而癉惡揄澆而培淳迪純以劑其駁而汲化可行也
夫監察者固舉剡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宂而汲
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荅臣之要也
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
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迹之政
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剡

諸堅石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予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予於道尤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予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昼徹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徹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

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予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騙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畊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咨問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

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為法也
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
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
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
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
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幹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
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
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
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
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薦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
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
擇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
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
之器以歌或以之讓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
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
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
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
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
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
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
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
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

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瞤為液為癭腫為楞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瞤液癭腫楞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為庳璨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閒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野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噫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

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豊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為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為何如而予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牀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已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予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

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盖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菉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崑山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為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於書手抄讐至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自脩之義名之曰菉竹而公故潔廉鮮羨裝足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某某輩雖代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撐天下之士因公書而望公之堂止於魯孔氏之壁其菉竹止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窕青蔥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縢緗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菉竹固無有也盖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為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盖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側廧之地伯寅益旁賻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窈窕者其青蔥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磬咳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宏麗奇壯瑰恠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為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撐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無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固為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遽為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

頗名思義以進於武公让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雪竹軒記

馮山人為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記之予不暇以為而山人未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曰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為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嵕山之安亭及予来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来者僧曰地僻絶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来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為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為萬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臣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臣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萬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萬塘近子来觀我雪竹予性嬾不能謁青浦今為其所怒所買田幾為奪去予亦削跡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来曰吾前告吾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闌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臣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来會予方壯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為雪竹軒記云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絶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

賻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鳴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豈適也已自謂竹溪主人錫其為我記之予以

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慧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了了然有似乎僬僥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閒富與奇花石爭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僬僥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明文在卷六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記

梁寅　深氏書莊記
高啓　蜀山書舍記
黃淮　書畫船記
唐順之　竹溪記
劉基　苦齋記
王守仁　何陋軒記
練子寧　舒嘯軒記
貝瓊　運甓齋記
方孝孺　見山堂記
王世貞　養餘園記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常熟薛熙纂

吳縣錢頌琛訂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府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衆義於讀春秋也病傅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婦老之沒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

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群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亦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掾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皁隸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余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升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

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户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絶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余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茀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倀倀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書畫舩記

黃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溯江入淮以達於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為篷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棐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旁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脩燕息後闢行廚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舩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

原件短缺

思謫宦遠沙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頌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倘佯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澳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顛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壯風風從壯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木黃連苦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弥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渤潏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窈而室焉携

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蒜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登崕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又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蔾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糅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食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糅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曰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盖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淆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辟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

老稚日来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業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余余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奥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来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来者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崐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闤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扁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靚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啓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為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業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砥許子之言曰吾嚮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餔而日不足吾

故聿貴然不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曆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秔足以饘有餘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為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聿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曰為歌曰園有畬可稼可蔬樂子之恒餘園有溷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明文在卷六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卅有堂記　前人
滄浪亭記　前人
杏花書屋記　前人
耐齋記　前人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坦齋記　金寔
可樓記　高攀龍
文漪堂記　袁宏道

長林亭記　莫雲卿
歇庵記　陶望齡
寶善堂記　唐時升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軒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狝之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

明文在卷六十四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單　丹瑞　訂

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僦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鷄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予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予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頹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崐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趍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為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

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勿子飾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槁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勿携榮入城往来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之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桒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卅有堂記　前人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来荊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性獨好書及為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卅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為固耶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有者皆足以為累歉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弦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為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為書之

滄浪亭記　前人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求予作滄

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寂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閭閻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曰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杏花書屋記

前人

杏花書屋予友周孺允所搆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

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猶允兄弟雖抱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耐齋記

前人

萬安劉先生来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衛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斉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糜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妻子嘗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来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之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歸博士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

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隖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廹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畀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漭淼澒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樹湫水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予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頗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今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闤闠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為高鼯卼為安

好僻恠而樂深險以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耶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浮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徑履巉巖臨萬仞之壑迸百折之瀧未有不神褫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焉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蹤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坦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鷄鳴而起貴賤紛沓鶩利達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輜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戚者悲怒者搏強者敓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呫嗶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几布席豆羞觴酳樂予於齋內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搢紳大儒皆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窓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

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凡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予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蹏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變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趍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予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浮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泄極覽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搆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澨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杜甫李白韓歐蘇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性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予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猶膠固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予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予堂何病焉

長林亭記

莫雲卿

長林亭者呂子心文之所築也呂子性好竹既拓地宅居之後倚城環堵而為園園曰友芳開方數百餘武度其左偏東之北臺榭花石陂池分布周列深宛而可游也其右偏西之南皆竹也大都得拓地之半延袤而成林引而望之翛然遠矣分林而為徑徑有曲沼架石而為梁竹下置磐石石方正堅潤如彈棋局可憩而憑也旁竹屈垂時時拂掃石上初無塵垢風至竹石之韻泠泠相發聞簫管音於是呂子樂之鐫石銘焉久之懼為風雨苔蘚之所剝也則又刪竹覆石結茅而為亭亭不盈丈周無牖戶耳目虛朗呂子雅慕閑靜日徜徉林間嘯歌自適或倦而小憩或醉而待醒或擊拊以佐嘯歌於是呂子樂甚予嘗從雲間一過呂子弛然憩予於斯亭也謂予曰吾樂於斯亭也子知之乎吾方愛竹竹成而得几又因几而得亭三者不相期而相得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然林得竹而幽竹得几而清几得亭而勝蓋長林之趣備於斯亭三者相得而成林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子入吾林憩吾亭得吾之樂也乎哉予曰子信樂夫斯亭歟几歟竹歟夫竹宜閒靜亭宜嘯歌几宜倦宜醉宜擊拊數者合而後樂皆子之境也吾視吾子機械不藏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游八極之外莊生有言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又焉知夫樂在於斯亭歟几歟竹歟彼弛然置我於斯亭者子歟我歟不得而知

也夫如是子之樂殆庶幾哉呂子輾然而笑曰有是哉言近道矣書以記之

歇庵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而稿遂為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輒憩息焉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鶩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予之羸惙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縶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為嗟悼然蹇蹄顛息弱羽念棲棲息之後視駿馳鵬徙者覆以為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肓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歟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惰而寢興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蹷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為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癈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子己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野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莫不欣然以為宴遊之適也君額其堂曰寶善求予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

辟溟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爲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良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爲鏽而莫之櫻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而知愛而衛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長者之譽洋溢於邑中則予所謂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爭而有之垂橐而往兼乘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之善豈但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記

明文在卷六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記

賜遊西苑記　李賢
遊陽山記　胡廣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遊龍門記　薛瑄
遊草堂記　前人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雨中泛湖記　許穀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記

賜遊西苑記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毅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廿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馥人行百步許至栝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厰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連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北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毛 宸 訂

李賢

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魏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窓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恠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巔巖齦齶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為嶝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揷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在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崕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潔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暎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莫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闌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業高百鳥翔集

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貽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酣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敬謹也於是乎記

遊陽山記

胡　廣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於都城東址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而有奇濶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黑澤如漆無疵璺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僚佾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舖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閭有市肆直抵滻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趨伏即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煙林邨落遠近映帶咿夫飴婦橫縱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於場者有輓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莱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絶水之上有古石橋頹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址有土洴問之洴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墻就以疏墻内流水由拒馬墻折址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劣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俟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阪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邨由東山麓度均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餘里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

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許步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旣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而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磐頭者宜窾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予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予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壯諸山澹然於煙霏霧靄之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壯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葬丞相墓按金陵志葬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於真州奉敕葬此蓋葬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於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邨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旁皆松栢有古寺甚宇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鏟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蹇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撼撼作聲予久不能寐地

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
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
雪景海水於辟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璲篆書
金剛經觀之至莫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
置於侍從優游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為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
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倘佯於山
水之間凡目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
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王禕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瀑布有二其
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
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
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
至予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文室未成遂
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
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白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
近而觀則二瀑下注滙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
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
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
石間多題名石面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
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
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未久人不識也又
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予言歲春夏

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茶隧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
或歲旱人来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田坐亭阯上亭
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
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
上来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
公菅之一辞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
約吕侠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
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予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
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
予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頃洞呼笑聲亦不聞也
寺僧云龍遊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
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予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
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莫乃四六月十日予
被召将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
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
光應知予来遠出迎乃與二僧棐孚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
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
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
巖霽采新人衣白大如栗初矩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
也橋下流水觸石瀰瀰鳴麈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
一公所眄予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
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去一公邀留與同
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予因數與往来一公請予詣潭下
是時久不雨瀑布流具絕予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

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予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歛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予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邪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予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槁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丫巖和尚者實開山宗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刼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予諾之未果為也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為大繇東南麓穴巖榱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魏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湧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邨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

山仿佛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
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綆汲河憑闌檻涼風飄滿
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
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橋
躋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陸起下與河際遂
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衆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
肝肺若疣贅若懸瓜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燼其狀莫窮懸泉
滴石上鏗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
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
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
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
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某日僉都御史李侹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
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寬
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
堂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
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
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
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朝紳大
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
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
之湍急鏗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
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

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槁曰遇仙過槁有宮曰青羊
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汝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
行約一里過溪槁有曰草堂寺者蓋自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
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中
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之所廂廡各以茅蓋蒙子美當
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
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
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酒半
而起遶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莫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邨
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後世作堂
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淩跨古今
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

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
踊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
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
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
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為簡校工部員外
郎或去或来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夫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
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
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
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
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為然也且
自子美草堂以来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棟歌臺
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今皆消滅殆盡寂無名

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興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歟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閧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趍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廻合桑田秩秩凡數邨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為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磵恠石如林馬為之辟易衆以為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崕

輕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遊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暎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八窓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即倚南屏山山有恠石長松峻嶒聳震人語不聞松濤遞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山縱觀以此山為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

榜人適至相與攀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於是煙霏迷護水波蒼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寶姊浮圖微有髣髴而已幽興勃然舉觴無筭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躇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謂良友罕覯佳景難遘放浪而會乃成懽悰予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觀煙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莫之濱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俟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人者不暢叙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抱拙丘園歌咏煙月他

曰倘訪予於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言也哉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篷短棹飄然往脩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来始相約為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丘之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翊旦至者即與及旦而庶冠道人自東原至愛雲道人自墻東至醒庵未庵兩文學至自緑水園翁乃與之載酒有出閶門訪得居士於書舫而長沙幕賓繼至遂即舫中張宴為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緇野褐盱眙相視迎而謨之自楚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既乃遵鶴澗過松庵脩竹池躋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黄花方盛開采英浮白荐以紫蓴綠橘而山珠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延則一淪以茗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凭軒以眺迹而千章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離陣列車連衡絶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坤而兑滙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块圠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将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勾吳之遺跡弔閶閭之墟宫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霸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韻之詩庶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

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於是為志居士為玉峯夏仲昭鹿冠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施堯卿醒庵未庵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為彭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明文在卷六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